

冬声有无间

□宋扬

银杏绚烂,却难持久,美到尽头便只剩光秃秃的枝干。多希望它的金黄去得慢一点,再慢一点……然而,秋色易老,时光如流,悄然间,冬的脚步已缓缓近了。

那就把关于声音的一切印记都托付与冬声吧,虽然冬声只在有无之间。

夏日远去,蓝天已淡,云也隐踪。等意识到蛙鼓蝉鸣的演唱会已经落幕时,甚至连月明星稀的舞台都拆得无影无踪了。伸了脑袋出阳台,想找到七月里那只骄傲的蟋蟀已是枉然。它也许刚从远方的歌唱大赛上载誉而归,在教山里娃多声部合唱,还请到了低音高手——一群蛙辅助教学。在躺椅上放开书,闭眼竖耳,确乎没有听到歌声。走到阳台上

歪了脖子侧耳窗外,依然没有。虫鸟是最懂四时之变的,不急不躁,登场时用情高歌,谢幕后,躲进地的深处、草的幽处。是练习去了吗?是为春暖花开时的复出表演韬光养晦吗?怎么仿佛又有低低的齐鸣在耳畔回旋,游丝一样,在牵扯,在滑动,在汇合,最后竟然炸裂开来……原来,那些夏日里火热的青春从来都不曾老去。它们在厚厚的土层里潜滋暗长着,起伏汹涌着……

幻听被损坏的水龙头滴答的落水声惊醒。冬虫声若有若无。窗外,车辆疾驰而过的声音瞬间将一切淹没。

想起白日里所见公园湖中的野鸭。野鸭基本不叫,不像大白鸭一路‘嘎嘎’。跑到水边戏水的小犬吓

不走它们,扑棱棱飞过天空的白鹤吓不走它们。小不点们支棱着耳朵听人声,人稍微走进一点点,它们却激灵一缩,潜到几米开外去了,冒出水面后,继续支棱起耳朵——它们吃不准人类是朋友还是敌人。

静立树梢的白鹤不亮翅也很美,丹青妙手们一定要画它顾长的脖颈和双腿。那姿态自有一种清雅的悠然。野鸭和白鹤是不用刻意寻找就能看到的冬天的生命。它们似乎清楚,自己的声音只会让冬的荒芜愈加浓郁,于是默默地等待蛙朋蝉友们的苏醒。

最是冬声有无间。最美好的境界是这种声音一直在你的记忆里存在,让你对时光、对天地有一种恒久的爱。

桃花源入梦来

□方帅帅

溪水在山中穿梭,蜿蜒曲折于参差错落的古老民居间,偶有犬吠声从远方传来。水流在一大块岩石平坦处短暂停留,回旋成一渠碧绿色的小潭,再沿陡坡缓缓向下游而去。山坳中,见一座小亭,两位素衣女子正对坐烹茶,后方大岩石上放置一架檀木古琴,一白衣长衫的男子端坐抚琴。正是清晨,琴音在山谷回绕。席间一位白衣女子挥袖起舞,身段柔美,面若桃花。男子拨弄琴弦,时而闭目仰首沉醉,时而眼波追随女子,旖旎流转。我远远望着,竟不知今夕何夕,此处何处,景中人是何人。

清风悠悠,一缕晨曦透过狭小天窗窥探轻纱帐。我在香樟木的清香中睁开眼,这分明是昨晚入住的民宿,哪来的山谷琴声?起舞清影?环顾房内,伸个懒腰,会心一笑。一切皆可入梦。

这座民宿叫‘泡茶等花开’。入夜,与友在堂屋煮水投茶,万籁俱寂,只有彼此的心跳声与低语声。在杜鹃花丛间,壶杯交替斟泻,念诗听曲,

望月怀远。与民宿管家交谈,得知这座宅子系郑成功某一族人初建。宅院规模不大但精致小巧,是呈‘口’字形分布的一进院落四合院。正中是堂屋,现将左右分别改为小餐厅和茶水间,前院东西两侧为厢房,二层阁楼分割成中式和日式的卧房。四合院在清道光年间进行过翻修。

管家指着房柱悬梁说,黑色樟木都是保存下来的。我和友唏嘘抬头,眼前的檐墙经历了五百余年的时光沉淀,透着历史的厚重与大气。

农历二月初春,与友到一座云坞古村结伴踏青。云坞古村有上千年历史,因半山间云雾缭绕,似仙境而得名,距离丽水龙泉市七公里车程。我们从云和去云坞古村,上高速经龙泉,一路春的气息次第呈现。不经意间,车子便在一处小坡停下,友说,这里就是云坞了。

小村庄被群峰环绕,犹若仙谷。我们一行几人沿着进村小道徐徐移步,溪水两岸皆是村户民居,泥墙木梁、木桥、木栏杆……古朴厚重扑面而来,流水潺潺,清澈明朗,小道洁

净,此时竟未见村民,游人也稀少。

云坞古村文化底蕴深厚,莫言先生的祖上、北宋名士管师复曾隐居于此,留下了‘满坞白云耕不尽,一潭明月钓无痕’的名句。

在古樟树下独坐,春日野穹,清朗气息,山谷错落,光影由远及近,心中顿觉空灵,思绪飘渺消散。不远处栽种桃树,已开得有几分姿色,此处的水潭称桃花潭,恰与《桃花源记》的场景相映得彰,真切自然。

离下樟村一公里处,村庄与村庄之间是南宋诗人叶绍翁故居。叶绍翁字嗣宗,号靖逸,龙泉人,曾在朝廷做小官,晚年隐居龙泉岩后村,真正过上了‘抱儿更送田头饭,画鬓浓调灶额烟。争信春风红袖女,绿杨庭院正秋干’的世外桃源生活。这里有《游园不值》的苍苔、柴扉、梅树,有《夜书所见》里的篱笆和孩童,更有关不住的满园春色……

桃源之外,尘嚣之中,终究是梦里的那场花开花落。心一念便生一景,只愿那片桃花源还能再入我的清梦来。

厨房变迁

□黄田

了柴草,为农忙‘双抢’和冬天烧柴做好充分准备。

上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我家分到7亩多田,每年可以收获3500多公斤稻谷。1984年,我们一家人通过勤劳拼搏、省吃俭用,请人拆掉了那座破烂摇晃的木房子,盖起了一幢青砖黛瓦的楼房,两层四排三间,我们腾出其中一间做厨房,请泥水匠砌起了省柴灶和高高的烟囱。煮饭炒菜时,柴草也节省了大半,缕缕炊烟顺着烟囱排到屋外,告别了烟熏火燎的艰苦日子。那时,我们村300多户家庭,陆续续打起了省柴灶,厨房里不再炊烟滚滚,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997年,我和妻子背井离乡来到浙江打拼,在距离公司不远处租了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我们买了煤球炉和煤气罐放在阳台上,煤球炉用来烧开水,煤气罐用来煮饭炒菜。烧煤气火力大,可随时调节,十分方便,很快就能做好一顿饭菜,节省了很多时间,地面也比以前在

老家烧柴干净多了,头发、鼻孔不再粘着黑黑的烟灰。但烧煤气有利也有弊。我家的租房在三楼,每次充气,早上要把空罐提到楼下,下午充气好了,又要扛到房间。由于长期不干体力活,把一个几十斤的煤气罐提到三楼,对我还真有些吃力。

近10年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我们一家人的工资收入也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多年前,我们在城里买了一套四室一厅一厨的商品房。厨房和餐厅用一扇玻璃推拉门隔开。厨房四周墙壁上贴了白色瓷砖,厨房还装上了集成橱柜,通上天然气管道,添置了燃气灶、抽油烟机、电饭煲、消毒柜、冰箱等现代炊具,不再需要换气扛煤气罐,既干净卫生又省力,过上了舒适的城里人生活。

从烧柴火到烧煤球再到天然气,从泥巴灶到省柴灶再到整体厨房,40多年,我家的厨房经历了一次次变迁,也从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访永康舟山古民居(外一首)

□沈方

以舟为名的山意味着
山的源头波涛汹涌
意味着舟的性格坚如磐石
在动与不动之间
送来四季,鼓起山风
直到山坡上树木醒来

村里小巷高低错落
在俯视与仰视之间展现
屋脊、檐角、风火墙
和飞翔的夙愿,一块上马石
像神兽蹲在路口
露出水滴石穿的遗迹

只有池塘一如既往
历经磨难之后,以平静的目光
饱含溪水的低语
而我们的倒影紧贴水面
摇晃着离开,像候鸟
在岁月中穿梭

所有的天井都有自己的天空
石阶或许是青苔的故乡
每一根竹子必定
隐匿着一位古代名儒
在风中用竹叶诉说
内心的耕读传统

经过一口古井,你就能发现
抵御盗匪的枪眼,在墙上
注视我们,引导我们
走向古代的逃生通道入口
每一块石头下面
都有一个关乎生死的答案

观永康岩宕

虽然说过是开采石头形成的
深坑,只剩山体一角
峭壁耸立,仿佛刀砍斧劈
人工造就的横截面层层累积
一年又一年
分明是时间通过采石工人之手
描绘它永恒的遗骸
坑中积水仿佛液体的金属
涌出冷峻的反光

采石工人已经远去,他们
没有留下名字
他们将一生交给山的语言
交给人与自然的关系
与地质运动的洪荒之力比肩而立
而留下名字的人,他们
留下了废墟、废话
与愚昧的观念、混乱
绑定在社会的垃圾堆里

我相信植物的感情
即使贯穿人的前世今生和来世
也未必被理解
它们依旧在岩石缝隙里生长
我更相信每一块石头都有
不为人知的情怀
从来不会因为远走他乡而消失
在无穷无尽的夜晚渴望回到山顶
沉默是它们坚定的表达